

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李自成

姚雪垠◎著

俞汝捷◎精补

④ 风散入云悲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李自成

姚雪垠◎著

俞汝捷◎精补

风散入云悲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自成:全4册 / 姚雪垠著;俞汝捷精补.-- 武汉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3
(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)
ISBN 978-7-5354-8374-4

I. ①李… II. ①姚… ②俞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3243号

出品人:刘学明

责任编辑:田敦国 黄柳依

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印制: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30毫米×1060毫米 1/16 印张:156.625 插页:4页

版次: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2607千字

全套定价:228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提要

崇祯十六年冬,李自成从米脂回到长安,立即准备进攻北京。十七年正月初三,他亲率大军渡黄河,入山西,破太原,过大同,一路所向披靡,于三月十七日顺利抵达北京城下。当大顺军进逼之初,崇祯曾考虑逃往南京,因部分大臣反对而未果。围城时刻,他仍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,但很快破灭,最后不得不在煤山自尽。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。

住进紫禁城后,李自成纳窦氏为妃。此时群臣忙于“劝进”和演习登极大典的礼仪;刘宗敏用酷刑向明朝的勋戚、官员们追赃;大顺军进京后纪律迅速败坏,城内不断发生抢劫、强奸案;于是谣言纷起,大顺政权很快失去人心。吴三桂也拒绝了李自成的劝降,准备向清方“借兵”,而掌握清国实权的多尔袞早就虎视眈眈关注着关内局势。陶醉在胜利中的李自成猛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,决定推迟登极,亲率并无优势的军队往讨吴三桂。就在出发前夜,由他亲自赐婚的费珍娥于洞房中刺杀了他的爱将罗虎。

四月,多尔袞怀着独霸中国的勃勃野心,亲率大军南征;途中接到吴三桂“借兵”的来书,果断地改变路线,直奔山海关而来。吴三桂在两面夹击的情势下,不得不投靠清方。李自成率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兵在山海关初次接战,互有伤亡。第二天两军再度交锋,激战方酣,清兵铁骑突然冲出,大顺军英勇拼搏,死伤惨重。李自成率败兵退回北京,匆匆登极后,又匆匆撤离。

退往陕西途中,大顺军又连续败绩,原已投诚的明朝武将大都投降清方,原归大顺辖治的地方纷纷反叛。李自成变得褊狭多疑,错杀了李岩兄弟。

多尔袞进北京后,藏匿在民间的窦妃被发现而自尽。几个月后,崇祯太子被捕。由于多尔袞要将太子问成“假冒”,以绝后患,而主审官钱凤览和众多百姓一心要救太子,于是围绕着案件审判,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。

潼关失守后,李自成放弃长安,退往湖广。一路士气低落,牛金星父子潜逃。当大顺军从武昌逃至富池口宿营时,遭到紧追不舍的清军的夜袭,刘宗敏、宋献策被俘。李自成率残兵继续奔逃,途中又屡遭清军和乡勇截击,最后单人独骑殉难于通山县境的九宫山麓。

十九年后,在川鄂边界的茅庐山上,高夫人同尚炯一起回顾了大顺军联明抗清的历程,也谈到张献忠之死和他死后大西军的抉择;恰好红霞寻访至此,又获闻了红娘子上王屋山出家为尼的经过。八月中旬,茅庐山守军与清军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惨烈的战斗,高夫人、李来亨等悲壮地自焚。

目

录



甲申初春·····	001
围城时刻·····	062
崇祯皇帝之死·····	126
李自成在武英殿·····	156
招降失败·····	217
决计东征·····	235
多尔衮时代的开始·····	290
兵败山海关·····	317
悲风为我从天来·····	385
太子案始末·····	441
巨星陨落·····	484
尾声·····	561
后记·····	588

甲申初春

第

一

章



李自成在去米脂祭祖期间,沿途不管停留在什么地方,都要批阅许多从长安来的文书。有些照例的公事,本来可以由中央主管衙门办理,可是他也要亲自批阅。例如颁布明年的历书,也就是“甲申历”,本来由钦天监推算议定,再由政府颁行就可以了,但他也要亲自看看。颁布皇历是皇帝的特权,是皇权的象征。虽然他暂时还未称帝,实际上已是皇帝的身份,只欠正式登极罢了。所以,他十一月下旬得到已经刻印好的“甲申历”,十分高兴,不顾鞍马劳顿,就在灯下从头到尾翻阅一遍。他望着黄纸书笺《大顺钦颁永昌元年甲申岁皇历》一行红字,一种初掌皇权的喜悦和兴奋之情,充满心头,不觉为之陶醉。

当他从米脂回到长安时,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等迎接在一百里外,面奏了军事和朝廷的各种大事。田见秀等地位较高的文武群臣,都到三十里外接驾。其余文武官员和士绅,也有千人以上,跪在城外接驾。李自成骑着乌龙驹,缓辔徐行。前边有仪仗与器乐前导,香炉中烧着檀香,轻烟氤氲,香满通衢。一个武士骑着高头大马,擎着一把黄伞,走在他的前面。沿路都净了街,断了行人。当然也有父老想看一看他们,就跪在街边,伏下身去,不敢抬起头来。

对着这种隆重接驾的情形,李自成忽然想起当年在商洛山中的日子。有一天他害病还没有完全好,骑马出来,将士们和穷苦百姓如何拉着他的马头,围着他欢呼,跳跃,流着眼泪。这情形忽然回到他心头,可是又分明过去很远了。今日这般景象,他知道在书中就叫做“出入警蹕”,是理所当然的,是从他

十几年艰苦转战中得来的。唉！来之不易呀。

到了午门，他从马上下来，命百官各回衙门办事，丞相、军师、汝侯刘宗敏于今晚一更以后入宫议事。

一更刚过，刘宗敏等遵旨来到。李自成已经坐在便殿的暖阁中。会议一开始，他就向刘宗敏问道：

“你已经决定在几天动身吗？”

“本月二十日是黄道吉日，已经同军师和牛丞相商定，二十日从长安动身。东征的人马，如今都集中在韩城一带待命。少数部队，已经分三路渡过黄河。”

李自成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：“你们替捷轩拟好的檄文，几天前孤已经在路上看了。还需要改动么？”

那檄文稿是宋献策同他的一位幕僚拟就的。听到李自成询问，他赶快恭敬地站起来，回答说：

“那稿子是经臣反复推敲，也请牛丞相与汝侯看过，然后才上奏御前的。但这是第一道东征檄文，关系极其重大，所以必须等候皇上亲自斟酌，御笔改定，方敢刻版印刷。”

李自成轻轻点头，从御案上拿起文稿交给军师，说：“好，你坐下慢慢念一遍，我们大家细心地听，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，双手捧起缮写工整的檄文稿，用带着豫东口音的腔调，念道：

“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……”

李自成向大家含笑问道：“给捷轩这样的官衔如何？这官衔要载到史册上的，你们再斟酌一下。启东你熟悉历代典章制度，这官衔有不妥当的地方吗？”

牛金星恭敬地站起来说：“汝侯此次出征，为大顺朝夺取北京，建立万世宏业，至为重要。臣等遵照皇上面谕，几经研究，商定这个称号，并经陛下批示同意。虽说前代无此名号，但我朝隆兴，对前代有因有革，前代所无者不妨新创。臣以为这官衔并无不妥，可以不必再改。”说毕坐下。

宋献策站起来接着说：“臣以为汝侯这一官衔很好，不需再改。起初臣等商议，用‘大顺钦命提营首总将军’，皇上用朱笔圈去‘钦命’，改为‘倡义’二字，臣等方感到自己识见太浅，深佩皇上天纵英明，识见过人……”

李自成笑着说：“这也算不得多么英明。孤只是想着，如今还没有打进北京，诛灭明朝，这‘倡义’二字还不能丢掉。等到了北京，举行登极大典之后，再改用‘钦命’二字不迟。好，献策，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宋献策接着说道：“如今捷轩已经封侯，代皇上率领东征的全部人马，用

‘提营’二字比较恰当，提营的意思就是提督各营。本来应统称作提营大将军，可是皇上说过，几年内不要设大将军这个名号，所以臣等商量用首总将军名号，实际职同大将军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罗汝才原来封为大将军，今年三月已经被斩，我们当然不用大将军这个名号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将檄文念一遍，如没有改动之处，就连夜发下去，赶快刻版。要多印一些，务使沿路各府州县的官绅百姓家喻户晓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，重新捧起檄文稿子，从头念道：

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：自古帝王兴废，民兆于心。嗟尔明朝，大数已终。严刑重斂，民不堪命。诞我圣主，体仁好生。义旗一举，海宇归心。渡河南而削平豫楚，入关西而席卷三秦。安官抚民，设将防边，大业已定。止有晋燕，久困汤火，不忍坐视，故特遣本首总，于本月二十日，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，分路进兵为前锋。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我为先牌谕文武官等，审时度势，献城纳印，早图爵禄。如执迷相拒，许尔绅民缚献，不唯倍赏，且保各处生灵。如官民共抗，兵至城破，玉石不分，悔之何及！

后边日期写道：大顺癸未十二月×日。稿头日期空着，等将来印成之后，用朱笔填进去。突出的是已经不用崇祯年号，只用干支纪年。

李自成听了以后，又接过稿子看了看，微笑点头，提起朱笔，在稿子后边的上方，写一个“可”字，交还军师。向牛金星问道：

“那北伐诏书的稿子，可拟好了么？”

牛金星站起来回答说：“陛下的北伐诏书稿子，臣已吩咐几个文臣拟就。今日又讨论一遍，改动了几个字，明日早晨即可送进宫来。那诏书将在元旦颁布，尚有二十多天，所以陛下有时间从容斟酌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又转向宋献策问道：“那一通北伐誓师的文告，孤已经在路上看了。捷轩从长安出征的时候，这文告也要刻版印出，通告全军上下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臣等认为，此次东征是皇上御驾亲征，汝侯只是先行十余日，所以不须行遣将令。汝侯到韩城以后，可代皇上行誓师礼，宣布文告。”

牛金星接着说：“此次皇上出征与往日不同。此是最后一仗，直捣燕京，一举而灭亡明朝。燕京一破，陛下登极，传檄天下，江南可不经大战而次第勘定，所以东征全军誓师，必须隆重举行。”

李自成心中兴奋，自己从御案上拿起文告的稿子，重新细看。看到一半时

候，忽然念出声来：

……不穀以渺渺之身，起自银川，兵威所至，壶浆竞迎。兹者三秦底定，定国关中；兴师东渡，直捣燕京。指日戈归牧野，马放华阳，长安定鼎。与万民同登衽席，岂不休哉！

凡尔将士，共宜各舒忠愤，用集厥功。其有摧锋陷阵，勤劳懋著之士，裂土分茅，锡之带砺。其或奸宄携贰，及傲狠违令者，国有常刑，法将难贷。

凡尔将士，共喻此意，勿焚我庐舍，勿虐我黎民。唯今约誓，其各勉旃。

李自成念毕文告，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一“可”字，随即向刘宗敏说道：

“孤本来很想同你一起渡河，可是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，你先走吧。按照既定方略，你替孤提督各营，扫荡三晋。我们在平阳见面，一起从太原北上，从大同往东，入居庸关到北京城下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倘若一路顺利，不耽搁时间，看来三月初十左右，可以到北京城下。我如今担心的是，会不会崇祯往南京逃跑？要是他逃往南京，事情就有些麻烦。”

李自成说：“孤想，崇祯顾虑很多，未必会轻易逃出北京。只要我大军进兵迅速，等他决定逃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何况我军已经陆续进驻山东，截断了运河。董学礼投降之后，陛下将他由副将升为总兵，已经准备护送武愬前往淮阴等处。崇祯听到山东、淮北局势已变，必不敢逃往南京。除非从海上逃走，料他不敢冒这种风波之险。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这个武愬如何？”

牛金星回答说：“武愬是进士出身，在明朝虽无显要地位，可是也有一些名气。派他做淮阴一带的防御使，仰赖陛下声威，向地方军民宣布新朝政令，必能收拾那一带的混乱局面。日后下江南的事，并不靠他。只等北京一破，崇祯亡国，陛下命一上将，率军南下，并差一重臣随兵前往，江南可传檄而定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道：“平定江南之后，下一步就该派大军出山海关，收拾辽东多年来的混乱局面了。”

如今离新年只有一个月了，许多事情都要忖度制定，都要从明年元旦开始实行，所以李自成留在西安这段时间，特别忙碌。按照所谓“五德终始”说，大顺朝定为水德王，服色尚蓝。文官的补子以云为饰，一品一朵，直到九品九朵。还有避讳的字，凡是犯了他的三代名讳的字，都得改用其他的字代替，或

者改变笔画。他自己的名字“自成”，是十分常用的字，如果都禁止使用，将给天下臣民造成很大的不便。所以他宣布：从甲申年元旦起，将“成”字改为日字头下边带成功的“成”字，这样“成”字就不必避讳了。总之，凡是改朝换代时必须做的事情，他和大臣们都考虑到了。至于文武官制，在襄阳时已经制定，如今又加以修订，更加严谨。

改革币制，也是一件大事。明朝的钱币虽然还可以继续使用，但必须尽快制造大顺通宝来代替。自天启年间以来，明朝因为国库枯竭，制造了很多又轻、又薄、铜质又坏、带着不少眼的小铜钱，民间称之为麻钱或皮钱。所谓麻钱，是指钱面不光，带有沙眼，像脸上的麻子一样；所谓皮钱，是因为元朝币制混乱，缺乏黄铜，就用羊皮制造钱币，令人十分反感，所以如今人们将那些又薄又小的钱，也称为皮钱。由于天启年间的钱币质量很坏，各地伪造钱币之事愈来愈不能禁止，银价日趋昂贵，钱价日趋低落，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。江南苏州一带，民间曾经拒绝使用天启钱，酿成很大的风潮。李自成深明此弊，所以在商洛山中时，有一次他带病到麻涧去，特意叫亲兵们带去许多嘉靖、隆庆和万历三朝铸造的厚墩墩的大方钱，散给麻涧百姓。进入西安之后，他就下令成立宝源局，暂时隶属户政府，专门铸造又大又厚的永昌钱。已经铸出了一部分，只等甲申改元以后使用。可是铜的来源很困难。李自成看了户政府的奏本，只好决定收集民间铜器，输送宝源局。虽然这事免不了骚扰百姓，但是也好这么办了。

腊月十八这一天，李自成来到坤宁宫闲坐片刻。高桂英带着抱怨的口气说道：

“皇上，你每日忙着军国大事，还有一些该办的大事竟然全忘了。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孤忘了什么大事？你怎么不说呢？”

高夫人就说道：“常言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能不能在你出征之前，将几对婚事办了，了却我们的一点心愿？”

李自成恍然想起，说道：“啊？你说的可是双喜和小鼐子他们的婚事？”

“是的呀，还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呢？今年春天得了襄阳之后，我本想替孩子们完了婚事，你说不用忙，等破西安再说。如今已经来到西安，还不替他们办喜事，难道又往后推，推到进了北京以后，回来办么？”

李自成一时不能决定，仍然觉得目前马上要出征，没有工夫处理这些小事。皇后见他 not 表示意见，又催促说：

“男孩子年龄长一点不要紧，可是姑娘们就不行了。俗话说，好花能开几月红。难道要等她们的青春过完了，才打发她们出嫁么？拿慧英来说，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。倘若在官绅庶民家里，前几年就该出嫁了。就因为跟在我身

边,过着戎马生涯,就把她的婚事耽误了。还有慧琼,最好也同慧英一起办了吧。”

自成仍在想着军国大事,心不在焉地问:“慧琼出嫁的事也要赶着办吗?”

高桂英说:“不仅是为着慧琼,也要从小甯子身上想想。原来是想把慧梅许配给他的。后来,哎,没料到你同军师做主,硬拆散一对好姻缘,将慧梅嫁给了袁时中,活活地送她到死路上,小甯子能不伤心吗?他若如今看着双喜成亲,他不能成亲,他的心中会好过吗?”

李自成直到这一刻,才重视皇后同他商量的事。忽然笑起来,摇摇头,说道:

“为双喜和小甯子完婚的事,要紧是要紧,可是如何办得及呀?捷轩后天一早就要离开长安出征,决定命张甯随他一起。我看,出征事大,为张甯完婚的事缓一缓办吧。”

“皇上,既然你已经决定命张甯随总哨刘爷东征,我只为他请假数日。二十二是个吉日,双喜和张甯都在这一天完婚。张甯的亲兵营随大队先走。张甯二十二日完婚,二十五日快马追赶,来得及在韩城参加誓师,然后同大军一起渡河。我替张甯请假数日,我想捷轩也会笑着点头的。皇上,你看这样办行不行?”

“二十二日……只有几天了,准备能来得及么?”

高夫人说:“准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,只要你点头就是了。”

“好吧。孤顾不上管这些,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李自成站起来要走,但又笑着说:“王四已经与左小姐成亲,不用操心了。罗虎这孩子有出息,如今也很得力。等孤进北京之后,在众多宫女中选一个美貌又通文墨的宫女,送给他做妻,一定会使他满意的。”

高夫人说:“皇上到了北京紫禁城中,看见有出众的美色,不妨选几个服侍皇上。日后咱们大顺朝的后宫中,同样也需要妃嫔成群。”

李自成不明白高桂英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,不好再说话。忽然看见像是王长顺站在坤宁宫的祯祥门外,便向一个宫女问道:

“那是不是王长顺?”

宫女躬身奏道:“是王长顺。他在祯祥门外已经等候一大阵了。”

“唤他进来,看他有什么事儿。”

听到传唤,王长顺恭敬地走进祯祥门内,从汉白玉甬路的左边来到坤宁宫的台阶下,整整帽子,然后从一边登上台阶,在门槛外边,就赶快跪下叩头。

李自成用亲切的口吻说道:“长顺,站起来吧。你给皇后带什么礼物来了?那蓝缎包袱里沉甸甸的,是什么东西?”

王长顺站起来,小心地跨过门槛,走进坤宁宫正殿,重新跪下,打开蓝缎包袱,露出一对金黄耀眼的崭新马镫。他双手捧起来一只马镫,呈给李自成,又捧起来一只,呈给高桂英。这新马镫,每只两边是两条龙,龙头朝上,合在一起。龙头、龙尾连着马镫,龙口半张,口中噙着珍珠。这珍珠能在口中滚动,却是取不出来。李自成夫妇欣赏着新马镫,十分高兴,连声称赞。李自成问道:

“好哇长顺,你叫谁做的这一对金马镫?这么精致。”

王长顺仍然跪在地上。因为受到夸奖,激动得噙着眼泪,说道:

“皇上,你忘了?攻进潼关之后,有一次我摸着皇上的马镫说:‘这马镫呀,原来是别人用的旧东西,从你起义的时候接着使用,到如今又用了差不多十六年,有些地方已经磨麻了。你马上就要当皇上了,这马镫也该换新的了。’皇上那时候笑着说:‘你换吧,到长安以后换吧。’我说:‘陛下是真龙天子,新马镫不能够那么素净。我想这新马镫上应该有龙才好。’陛下又笑着说:‘这是好主意,你看着办吧。’到长安以后,我就将这事交给工政府,要工政府遵旨主办了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:“哪有旨意呀?孤没下旨呀。”

王长顺说:“皇上要我看着办,这就是圣旨。皇上说出一个字就是金口玉言,就是圣旨。”

李自成看一看他,笑着点点头。

王长顺接着说:“等我随皇上从米脂回来,啊,不叫米脂,从天保府回来,工政府主管这事的官员将图样给我看了。我看了很不错,就催他们赶紧日夜铸造,外边加上鍍金。皇上,你看这镫子可中意么?”

李自成说:“中意,中意!长顺,换新马镫的话,你对孤说的时候,孤实在没有在意,只是随口答应,事后全忘了。不料你倒是认真去办了。”说毕,望着皇后哈哈大笑。

王长顺说:“天子无戏言。纵然皇上说出一个字,也是圣旨。小臣到长安后,怎敢忘记呢?”

李自成说:“好了,不用你亲自动手。你去吩咐人将乌龙驹的马镫子换了,将旧镫子送给宝源局,做永昌钱吧。”

“不!陛下,那一对旧马镫,要在御库中当宝贝珍藏起来,千秋万代传下去,使后代子孙知道陛下在马上血战了十五六年,得天下很不容易呀。”

李自成顿时收敛了轻松的笑容,同皇后交换了眼色,不觉点头。皇后对王长顺说:

“你说得很是,这一对旧马镫要存入御库,作为咱们大顺朝皇家的传家之宝,让一代代皇帝都莫忘这江山得之不易。”

王长顺又说：“臣已经要工政府官员们为娘娘照样铸造一对鎏金马镫，每只马镫上有一对凤凰。”

李自成说：“皇后的马镫不要做了。以后天下太平，皇后是一国之母，在紫禁城中要乘凤辇；出紫禁城要乘法驾。再也不用骑着马，随军打仗了。”

王长顺恍然省悟，赶快叩头说：“小臣一时糊涂，忘记皇后从今往后再也不用骑马打仗了。我真是糊涂！请陛下恕罪。”

皇后笑着说：“你不要害怕。倘若不是皇上提醒，不要说你，连我也没有想到我以后不会再骑马了。”

李自成嘱咐给王长顺重赏，随即离开坤宁宫，召见大臣们商量出征的事去了。

刘宗敏走后两天，即腊月二十二日，是一个喜庆的日子。大顺皇上手下的两员爱将，同皇后身边的立过许多汗马功劳的两位姑娘，由皇上和皇后亲自主持，丞相和军师为媒，今日要拜堂成亲了。

长安城中的官绅士民人人尽知，张鼐已经封了侯爵，李双喜是李自成的养子，目前虽无封爵，可是等攻破北京之后，江山大定，李双喜和李过都可能封为亲王。张鼐自从受封义侯之后，李自成就送给他一处很大的住宅。虽然侯府还在草创阶段，但是府中已经有许多奴仆，经常车马盈门。双喜仍然住在紫禁城中。为着成亲，李自成拨给他一处住宅，原是一座郡王府，就在紫禁城附近。

喜事办得十分风光。李自成夫妇对男女双方自然有许多赏赐，而各位大将和牛、宋等旧臣之家，不用说也都送有厚礼。至于新近投降的明朝文臣和巨绅，谁不想趁这个机会巴结大顺帝后的心腹爱将？他们的礼单上不仅有金银绸缎之类，还有不少人送了双喜和张鼐所不能欣赏的名贵字画、玉器、宋瓷和各种古玩。

两天后的早上，皇后想着元旦快到了，要准备接受各家命妇和邓夫人入宫朝贺，还要准备赏赐，等等，各种事项急待安排；而慧英的出嫁，使她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头绪。

她正想念慧英，慧英就进宫来了。皇后一见，眼梢和嘴角都不由得露出了笑意。慧英到她面前跪下叩头，用温柔的声音说道：

“向母后请安！”

“你快平身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慧英起身，站在皇后面前，等候吩咐。皇后含着微笑，向她通身上下看了一遍。见慧英虽然头上的花儿和首饰戴得不多，出嫁的艳丽衣裙，也换成了一

般高门大户中新媳妇的日常绣花衣裙，然而从眼睛里和薄施脂粉的面容上，可以看出来新婚的喜悦和幸福。皇后看着，笑着，点着头。慧英被看得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去，又用温柔的低声问道：

“母后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有，有。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必须你赶快安排，免得误了。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，皇上身边不能没有双喜。从今日起，你每日早膳后，要进宫来，帮我做事，一如往日。双喜也要每日进宫，随时听皇上呼唤。这是我同皇上商量好的。慧英，唉，没有别的人了，我只好叫你从今天起，每日白天在宫中办事了。”

“谨遵懿旨。”

“几天后就是大年初一了。这是大顺永昌元年的元旦，不能马虎。朝中和宫中都要朝贺正旦，这事你是知道的。文武百官朝贺正旦的事，有皇上呢，我们不管；可是命妇们，各位将军以上的夫人们，还有后宫内师邓夫人……”

皇后的话刚刚说到这里，忽听祯吉门口有人高声传呼：

“皇上驾到——接驾！”

皇后赶快将慧英一推，小声说：“你回避。你吩咐人将慧琼叫进宫来。”她随即走到坤宁宫正殿门外，迎接李自成。而这时宫女们、少数粗使的太监，已经在祯吉门内和院中甬路两旁跪了两行。

第二章



李自成将秦王府内庭正中的一个宫殿改名乾清宫，作为自己的寝宫，也是他办公和召见文臣武将的地方。晚上他办公到深夜，如果不去别的宫中，就传来一位妃子陪宿。他现在有三位妃子：在襄阳称新顺王时选了一位刘妃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粗通文墨；进长安后，选了一位陈妃，原系秦王府中的宫女，年纪十六七岁；最近去米脂县祭祖，又选了一位新妃，出身小康之家，虽是容貌很俊，却目不识丁，对外边世事也完全不懂。皇后高桂英一则深深明白，自古皇帝除正宫之外，还有各种名号的妃、嫔同侍后宫，从周公制礼就是如此；二则她也盼望后宫妃子中有人能为大顺国早生皇子，早生太子；所以刘妃和陈妃，都是她帮李自成选定的。她知道，昨夜很晚皇上才去刘妃宫中，今早天不明就回乾清宫批阅文书，早膳后又立即分别召见文臣和泽侯田见秀。皇上在紫禁城中的起居生活，随时都有宫女向她禀报。她曾在心中叹息说：“唉。国家草创，真不容易呀！”此刻她一边迎接皇上，一边在心中问道：

“他百忙中来坤宁宫有何事情？”

李自成坐下以后，对皇后说：“孤来坤宁宫不能久坐，只是要亲自嘱咐你一件事。昨晚与牛丞相、宋军师等人议定：大年初一卯时正，文武百官入宫，在勤政殿朝贺正旦；巳时正，在午门上颁布北伐幽燕的诏书。这也是一件大事，是孤第一次颁诏。初三日一清早，孤就上路。泽侯留镇长安，兼主持朝中诸事。他是个忠厚人，倘若遇到有些事他不能做主，会来宫中问你，你同他商

量决定。”

高桂英笑着说道：“皇上，咱们从前谈过多次，一旦打下江山，建立新朝，第一不许重用太监，第二避免后宫干政，第三要抑制贵戚。所以自从破了洛阳，有许多事我都不过问了。你在襄阳称新顺王之后，我更不愿过问军国大事。如今陛下如此吩咐，岂不违了我们原先常常谈论的话？”

李自成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事情难办哪！从六政府衙门算起，如今差不多所有的文臣都是新投降的明朝官吏。几个月之前在襄阳投顺的已经算是老资格了。”

他忽然放低了声音：“这些文臣未必都同我们一心，其中有许多人是为着他们自家的功名利禄来的。如今朝廷的制度还不完备，加上孤离开长安东征，牛金星和宋献策、李岩都随孤前去，留在长安的众多文臣，难免不各自营私。倘若玉峰是一个严厉的人，朝中事情就好办得多。可他是一个有名的老好人。万一人们瞒着他营私舞弊，乱了朝廷规矩，孤担心他宽厚有余，威严不足。所以孤嘱咐他，有困难的事情不能决定时，可以进宫来同你商议。这不算后宫干政。”

他又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这是一时的权变，不是长法，等孤从北京回来，就不让你过问朝内的事情了。”

“皇上，你原定在初五颁诏，初七启程，为什么忽然决定提前了？”

“怕的是耽误了破北京的时间，夜长梦多。”

“你听到了什么意外风声？”

“如今并没有听到什么意外风声。不过，有三件事让孤担心，不可大意。”

“哪三件事令你忧虑？”

“我们都担心崇祯会将一部分守宣化和大同的人马调回北京守城，使我军屯兵坚城之下。万一——不能攻克北京，事情就不顺利了。”

“第二件事呢？”

“崇祯不惜割地给满鞑子，调回关宁的铁骑救北京。”

“还有第三呢？”

“崇祯万不得已时，留下几个重臣守北京，他自己走山东一条路，逃往南京。”

高桂英也觉得皇上的担心很有道理，想了片刻，说道：

“皇上，听说你到北京去，只率领二十几万人，号称五十万，何不多带些人马前去？”

“近半年多来，我们的人马很快占领了河南、湖广、陕西，又向东进到山东境内，哪儿不需要兵？原来有几十万人马，不分散很够使用，一分散就力量薄

了。像我们离开湖广以后，德天府、承天府、襄阳府不是分散了很多兵力吗？现在湖广、河南的许多府、州、县局势都不很稳，有许多人在左顾右盼，伺机而动。能够反叛，他们会反叛的。孤心中明白，牛丞相、宋军师他们也很明白，困难就是兵力不够，无钱养兵呀。”

高桂英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是的呀！如今各地城乡残破，灾荒遍地。养兵多了，老百姓负担沉重，更是没办法活下去。”

李自成接着说：“这些年户口大减，许多地方生产也没有恢复，多养兵很不容易。所以这一次只带二十几万人出征，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，只能如此了。好在取胜不完全靠兵力，主要是靠……”

高桂英接着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是靠皇上的声威，也靠老百姓盼望着你去救他们，好像我们到河南的时候那样。要是这样，人马带得不多，看来也不会遇到大的困难。就怕在北京城下屯兵太久，也怕崇祯把关宁的兵调回北京。前几天同红娘子谈起这事，她说林泉有此忧虑，不知跟皇上说了没有？”

李自成说：“在群臣商议的时候，林泉曾说出他的担忧。不过，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，认为只要我们进兵迅速，路途没有耽误，拿下北京就没有问题。至于大同、阳和各处的明朝边兵，据白广恩他们看来，是都会沿路投降的。”

高桂英心中放宽了，就说：“既然他们说沿路守将都会投降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李自成又说道：“目前明朝在山西的兵力很空虚。山西巡抚蔡茂德，我们第一次进攻开封的时候，他也在开封。那时候他是河南右布政使。这个人是一辈子吃斋念佛，根本不懂得打仗的事。所以我军过黄河以后，必然一路无阻，到处迎降。一破太原之后，我们的大军走大同、阳和、宣府这一带，进居庸关去攻北京，路上不会遇到大的阻碍。崇祯总想在这条路上阻止我军前进，就不会将这一路的守军调回北京。宋军师是这样看的，喻上猷他们也都赞同军师的看法。孤特意将白广恩、左光先这些明朝旧将都带在身边，就是为的招降沿路的守将。也有人建议，要孤出武关，走真定，攻取北京，路途较近。可是那样进兵，崇祯就会把宣府、阳和、居庸关的兵调回北京。看起来路近，攻北京反而不容易了。”

高桂英更觉放心，说道：“这条路我从前都不知道，你说出来我也不很明白，只要大家都是这么看，我就放心了。看来你率领这二十几万人也就够了。”

“实际上到北京城下的时候，大概不会超过十万人马。”

“啊？不会超过十万？”

“过阳和之后还要分兵呀……此刻孤没有工夫同你详谈了。”

“万一……”